

常金仓 著



周代社会 生活述论

ZHOUDAI SHEHUI SHENGHUO SHULUN

吉林人民出版社

周代社会生活述论

常金仓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代社会生活述论 / 常金仓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206-05440-2

I. 周… II. 常… III. 社会生活—研究—中国—周代

IV. 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9645 号

周代社会生活述论

著 者: 常金仓

责任编辑: 桑一平

封面设计: 马继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4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5440-2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几点说明

社会生活是人类谋求生存发展应付日常事务的方式，一般来说，它应该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冠、婚、丧、祭、社会交往以及各种民间的信仰禁忌等等。社会生活在人类创造的文化中是最为持久、最为稳定的因素，它不像政治事件那样瞬息万变，也不像国家制度可以由一道命令一朝废兴，即使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在文化传播十分活跃时期，生活方式的变更及其普及也是相当缓慢的。社会生活方式也是区别不同文化类型最为直观易见的东西，如果一个外籍人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他首先感触到的也许并不是那里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思想意识，而正是当地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方式仅仅是文化的表象部分，恰恰相反，它正是人类各种行为和动机最为深厚的根源。

本书的正文部分是为了配合中国先秦史、中国古代文化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计划而撰写的讲义。现今的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很少系统地阅读过古代文献，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要想从体例不同、卷帙浩繁的原始文献中理出历史的头绪来，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而，综合各种文献，分门别类把古代生活模式、社会制度，用简练的文字写出来，当作正式阅读古书的准备，对于缩短学习历程、尽快进入状态是非常必要的。这篇只有10万字的东西虽说是讲义，却还不是简单地整理拼凑起来的，其中包含了我自己历年学习的理解，但是，作为叙事的体裁，在行文中又不宜节外生枝过多地展开论证，于是只好把结论写在正文中，把论证的过程以专题形式编为“附录”，前面是“述”，后面是“论”，因而书名定为“述论”。

中国的社会生活史、社会风俗史早在20世纪初就由我们的前辈创立了，近年又有结合考古发现写出的更加详尽的著作，这

是因为我国占主流地位的史学历来就是政治史，这种史学关注的是王公大人的世系、王朝的盛衰兴亡、政治制度的沿革、重大事件的过程、为政府支持的意识形态，等等。这些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历史工作者不可不知，然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动，却只能从史官文人不经意的行文中观察出一些，因而现在的社会生活史不管作者是否有所意识，都是那政治史的“添加史”；还有不少人认为历史学家就是专门以“复原”历史为职志、而且在这方面特有专长的人，所以，社会生活史之作不过就是为了满足嗜古癖者的好奇心。在我看来，无论政治史还是“添加史”，“复原”仅仅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功课，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历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影响当世生活，这就需要在对历史的详细了解基础上探索出文化的原理或规则来，因而本书加了一篇“后论”，专门讨论从历史材料中是否有可能概括出规律的问题，并在附录中试作了一篇关于中国文化中名实关系的论文，我至少希望随我修业的年轻同志读过正文和附录之后，只把这些理解为基础训练，不要就此止步。

本书虽然题名“周代”，写的却不是一朝的历史，根据古典进化论关于文化“遗存”的理论，前代创造的文化必然要以残余的形式保存在后世的文化中，因而，周人的文化中也必然包含夏商时代的文化形态，“周代”二字只是说到这时这种文化已发展到全盛的时期罢了。关于夏商文化成分的考察，目前流行的做法是尽量利用考古的发现，好像文献就无能为力了，而且表现出一种对文献极不信任的情绪。各种历史材料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也有它相应的缺陷，就看你是否善于正确地使用，否则宝贵材料也会产生出错误结论来。例如古代的“氏”是“姓”的分支，家族人丁日多才有必要在“姓”的下面用“氏”区分出支系来，但我看见有的朋友用金文考证出正好相反的结论；又如古代的孝道，有朋友用金文考出西周的“孝”只是对已经死去的祖先的伦理，

到春秋才发展成对活人的道德，岂不知对前人之追孝正是要落实到活人的身上。这种问题有时连权威也不能避免，例如在周代的历法中如果在一月之中再分段落，他们用“旬”，一月划为三旬，一旬十天正好是十个天干的循环周期，繁卤铭文明确说“九月初吉癸丑，公祀于旬又一日辛亥”，然而王国维先生却用金文考出四分一月之说。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发现在运用考古材料证史过程中，往往是冥想太多，尤其在研究风俗习惯时，偏差更大，我在本书中提示了一种文化要素分析法，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仪式的分析，把文化形成的先后识别出来，附录中关于周代献祭、丧葬的分析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古典进化论“遗存”理论的流弊在于使用时过分轻率，谨慎一点还不失为一种有用的方法。

为了直观而便于教学，书中插入了一些图片，这些图片都是从前人的有关著作和考古报告中移用的，谨对作者表示诚恳的谢意。书稿在输入电子文本时，我指导的六位研究生陈鹏、陈红、都晓平、李艳芳、宋鹤、滕越同志在打字、校对、搜集插图过程中付出了大量辛劳，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常金仓

目 录

几点说明.....	(1)
第一章 三代的衣食住行.....	(1)
一、衣冠服饰.....	(1)
二、饮食、饮食器、饮食礼	(14)
三、贵族的宫室和民居	(29)
四、舟车与桥梁	(46)
第二章 婚姻制度和婚礼仪式	(51)
一、婚媾释义	(51)
二、婚姻制度	(53)
三、婚龄与婚时	(61)
四、婚姻六礼	(63)
五、婚姻生活	(66)
第三章 生老病死及相关礼仪	(69)
一、诞生礼仪	(69)
二、年龄级和冠笄之礼	(74)
三、养老之礼	(80)
四、丧礼与丧服	(83)
(一) 丧礼.....	(84)
(二) 葬仪.....	(90)

(三) 庙号和谥号·····	(96)
(四) 丧服·····	(101)
第四章 社会交往与岁时活动·····	(108)
一、社交礼的仪式·····	(109)
二、摯礼与庭实·····	(113)
三、跪拜揖让·····	(114)
四、社交中的自称、他称和尊称·····	(117)
第五章 卜筮与巫术·····	(120)
一、卜筮·····	(120)
二、占星·····	(131)
三、占梦·····	(134)
四、相土与相宅·····	(136)
五、四时宣气·····	(138)
六、诅祝与祓禳·····	(142)
附录：·····	(144)
周秦文化中的名实律·····	(144)
中国古代的礼品交换与商品交换·····	(164)
周代献祭礼仪中的史前文化因素·····	(180)
周代丧葬礼仪中的史前文化因素·····	(188)
先秦礼仪风俗的演化规律·····	(198)
手势语言与原始礼仪·····	(210)
《左传》考证二则·····	(223)
后论：中国史学的现代使命·····	(233)

第一章 三代的衣食住行

尚秉和先生说，就文献记载而言，“夏殷礼俗捃拾所得，不及周之十一，仅名物制度散见于三礼而已。”^①就考古发现而言，真正的夏文化尚在辨识之中，商周虽有不少遗址遗物重现于世，然衣食之俗仍不易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论语·八佾》），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生当春秋之末，虽未逮所谓三代之圣王，亲见当时文物制度，但毕竟去古未远，言必有据，由此看来，周礼是在夏商之礼基础上存优汰劣几经损益的结果，所以三代的衣食住行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从周礼中甄别辨认。

一、衣冠服饰

1. 发式和首服

三代时中国人无论男女皆蓄长发，发式自幼便是区分性别角色的标志。《礼记·内则》说儿生“三月之末，择日剪发为髻，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小儿剪发，蓄而不剪的部分叫做“髻”，据郑玄注，“夹囟曰角，午达曰羁”，角之形状，自古无异说，即中分顶发，两鬓对称，分别打髻。至于羁，众说不一，陈澧《礼记集说》引严氏以为三髻为羁，可备一说。凡盘发打髻，都用布条约束，叫做“总”，所以儿童的发髻又叫做“总角”，《诗·齐风·圃田》：“婉兮孌兮，总角卯兮”，《卫风·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就是关于儿童发式的描写。羁、角蓄至何时，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然而我们却知道男子在很长时间里保留一种与总角相关的发式叫做“髻”，《诗·邶风·柏舟》：“髻彼两

①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23页。

髦，实维我仪”，“髦”是一种假发，置于两鬓，故曰“两髦”，父母死后才能除去，《仪礼·既夕记》：“既殡，主人说（脱）髦”，《礼记·玉藻》也说“亲没（歿）不髦”，就是说只要高堂在世，儿子无论多大年纪也要两鬓设髦，表示在父母面前他永远是孩子，所以两髦之状必然与总角相似。女子之髻到 15 岁许嫁着笄，结束童年生活。

古代成年男女都束发为髻，用总结扎，加笄于上以固发。笄即后世之簪，吉笄长 1 尺 2 寸，天子、诸侯用玉，大夫以下用象骨；丧笄长 1 尺，斩衰之丧用竹，称“箭笄”，齐衰以下用榛、柞。1976 年周原遗址曾经发现两枚残断的骨笄，笄首为蚌雕的人头像，^①《仪礼·丧服记》说女子遭父母之丧，葬毕回到丈夫家中要折吉笄之首束以布总，就是因为笄首经过精细雕刻，文饰太甚，不宜在丧期中使用，所以要折去笄首以全子女的孝思之心。发髻打好，还要蒙盖一块布，叫做“纁”（一作缁），士行冠礼用缁（黑色布），缁“广终幅，长六尺”，合今尺宽约 1 尺 5 寸，长约 4 尺 5 寸，覆发之余布，垂在脑后以为修饰。贵族妇女很重视发型的修饰，《诗·小雅·都人士》形容一位贵妇的发式时说“彼君子女，卷发如蝤”又说“匪（非）伊卷之，发则有旃”，就是说她项后之发如蝎尾上卷，而余发飘扬如迎风之旗。庶民之妻则无此雅兴，《诗·小雅·采芣》一位采芣农妇自谓“予发曲局”，《卫风·伯兮》谈到役夫之妻是“首如飞蓬”，劳碌困苦之状跃然纸上。贵妇们也常用假发，《仪礼·少牢馈食礼》：“主妇被裼”，“被裼”又作“髣髴”，髣髴就是假发。髣髴亦作“髣髴”，《诗·邶风·君子偕老》说有一位贵妇“髣发如云，不屑髣也”，即乌发浓密，无须用假发益美。在一般妇女中，假发好像并不流行，《礼记·曲礼》说“敛发毋（无）髣”，就是反对

①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9 年第 1 期。

盛饰的意思。

古人既蓄长发，就需要经常洗沐梳理，《礼记·内则》：“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笄总，拂髦”，是每天清晨要梳发一次。平日梳发用栉栉，洗发之后用象栉，栉就是梳，考古发现的古代之栉皆体狭而齿长，栉是白理木，木质粗涩，利于除垢，象栉光滑，发干后用来梳理，无伤头发。古代沐发都用滔米之汁作为除垢之剂，《礼记·内则》：“沐稷而盥梁”，就是洗发用滔稷之水而洗面则用滔梁之汁，滔米水在丧礼上叫“潘”，人死殓袭之前也要以潘沐浴尸体。根据礼的规定，沐发恒以三日为期，故《内则》有“三日具沐”之说。古代人勤于沐发一为清洁，二为促进头发的生长，《韩非子·六反》打过一个比方，“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爱弃发之费，而为长发之利。”《淮南子·说山训》：“今沐者堕发，而犹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传说周公为政，礼下贤人，有“一沐三握发”的美名（《史记·鲁世家》），就是当日沐发的情状。妇女于沐发之后或有涂脂使发亮泽者，前引《伯兮》之诗有“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句子，膏就是脂泽一类的东西。

首服唯男子用冠，冠有三种：冕、弁、冠。冕是至尊的首服，周代大夫以上始得服用。《论语·泰伯》：“禹……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或者自夏初已服冕，而且受到特别的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甲》：“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商代继用此服。《书·顾命》述康王即位大典，不仅王服麻冕，堂上堂下执事之人亦尽服冕。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他如此推崇周人的冕服，就是因为周人不仅可以通过冕服形制的微差细别把人的社会等级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微差细别把不同的事情表示出来，叫“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周礼·司服》）。周王之冕共有六种：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大裘服与衮服共用一

冕，实际上只有五种。大裘冕是冬至祭天和四时祭祀五帝之服，衮冕是祭先王之服，鷩冕是祭先公之服，毳冕是祀四望山川之服，希冕是祭社稷五祀之服，玄冕是祭群小祀之服。（《周礼·司服》）冕之制，《周礼·夏官·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藻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冕的上部是一块板，前圆后方以法天地，叫做“延”（又作緌），《后汉书》引大小夏侯说延“广七寸，长尺二寸”，延外复麻布，上玄下朱，故称“麻冕”。延下之盔叫做“武”，武上左右各有布环叫“纽”，插笄以固冠。延前后垂五采藻（又作纁）12条叫“十二旒”，每旒贯五采玉珠12个，冕以旒数的多寡表示地位之尊卑，旒各以爵命之数为准。“紘”是一条缙带，横跨冕延，垂于两旁，两端各系玉一枚，正当耳旁，叫做“瑱”，俗称“充耳”，《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就是这种东西。

弁略次于冕，《周礼·司服》掌王之三弁：“凡兵事，韋弁服；眡（视）朝则皮弁服；凡甸（田）冠弁服。”《书·金縢》说“王与大夫尽弁”，足以证明《周礼》所言实属古制。弁是皮服，它有很古老的历史，《礼记·礼运》说“昔者……未有丝麻，衣其羽皮”，《韩非子·五蠹》：“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弁服实际是原始生活的遗俗，历夏、商、周三代不变，只是名称不同罢了，《礼记·郊特牲》：“周弁，殷𡗗，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尧：“黄收纯衣”。弁、𡗗、收连称，说明三代之弁异名同实。“夏收”年代久远，后世无闻，“殷𡗗”在西周还是殷遗民的常服，《诗·大雅·文王》说降周的殷贵族助祭于周“常服𡗗”，就是极好的见证。弁之形制，古人以为如两手相合之状（《释名·释首饰》），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玉人一枚，头戴竖缝之冠，可能就是周代的皮弁（图一）。除以上三弁外，士助祭于君，服爵弁，据注疏家说爵弁是介乎冕弁之间的一种首服，爵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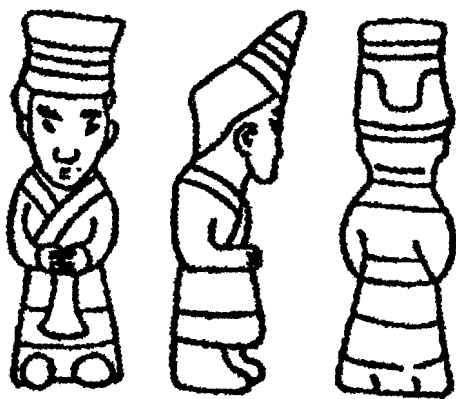
有延无旒，延前后平，染作雀鸟色，故称爵（又作雀）弁，《书·顾命》：“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恰好是王室执事之士的服式。



（图一）玉人，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

冠也是三代通用之服，《礼记·郊特牲》：“太古冠布，齐则缁之”，士冠礼三加仪式第一次用缁布冠，但冠后即“敝之”，说明缁布冠至周已被淘汰，童子加冠才根据积久习惯偶一用之。关于三代之冠，《郊特牲》又说：“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也叫“玄冠”，《仪礼·士冠礼》笄日之仪，“主人玄冠朝服”，玄冠朝服春秋时人称“端委”，如《左传·昭公元年》刘定公对晋赵武说：“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端委之委，即是委貌。商人之冠叫做“章甫”，至春秋时宋人还沿用章甫之冠，《论语·先进》公西华对孔子自明本志道：“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孔子是宋人之后，他自称“丘少居鲁，衣逢（蓬）掖（腋）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礼记·儒行》）。这种习俗甚至流传及于战国，《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纹）身无所用之。”毋追，文献无考，亦因年代久远，至周不服。冠用布制成，

安阳殷墟曾出土一枚玉人立像，布冠高高隆起，略向前倾，或者就是殷人的章甫（图二）。



（图二）安阳殷墟出土玉人立像

周代祭服中还有一套耐人寻味的服装叫做“黄衣黄冠”，《礼记·郊特牲》说每年十二月农事完毕要举行大蜡之祭，以报农功，参与祭祀者皆服黄衣黄冠，又说：“野夫黄冠，黄冠，草笠也。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黄衣黄冠就是今天的蓑衣草笠，古代村野田夫下地劳作常服此衣以避雨雪骄阳，它是农夫的标志。大罗氏是政府中专门收受诸侯所贡奇禽异兽的官员，每逢诸侯来贡，使者总是穿着这一套衣服。这必然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它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农夫向头人贡纳野物就是这样，到周代时代虽变，习惯仍旧保存下来，使不忘旧。今《周礼·夏官》有“罗氏”一职，掌管捕鸟的罗网，他就是为天子掌管鸟兽、接受诸侯野贡的大罗氏，此官的前身必是秦人远祖伯翳佐舜调训鸟兽那样的专职氏族（《史记·秦本纪》），《郊特牲》说：“伊耆氏始为蜡”，《周礼·秋官》有“伊耆氏”一职，但所掌之事与大蜡之祭无涉，《礼记·明堂位》：

“土鼓、簧（块）桴、苇箛，伊耆氏之乐也”，伊耆氏是远古氏族之名，由此可见黄衣黄冠有多么久远的传统。中国上古必然有过衣草的习俗，《书·禹贡》说扬州“岛（鸟）夷卉服”，卉就是草（《尔雅·释草》），是东夷部落有衣草者。直到春秋时，中国周边民族犹有衣草者，《左传·襄公十四年》晋人范宣子对戎子驹支说：“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孔颖达：“被苫盖，言无布帛可衣，唯衣草也。”其实三代时现实生活中仍然留下衣草的记载，《诗·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台笠缙撮”，台又叫“夫须”、“莎草”（见《南山有台》毛传），则台笠就是草笠。又《小雅·无羊》：“何（荷）蓑何（荷）笠，或负其簍”，《仪礼·士丧礼》：“蒿车载蓑笠”，《五帝本纪》：“瞽叟欲杀舜，使舜上涂廩，瞽叟从下纵火焚廩，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都人士》、《士丧礼》皆士大夫之事，而《无羊》乃牧人之诗，看来三代无论尊卑贵贱，都有着笠的习惯。

2. 衣裳之制

三代男子之服上体叫“衣”，下体叫“裳”，裳类似今日妇女所服的长裙。《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衣裳的格局大抵在史前就奠定了。三代妇女不殊衣裳，状类后世长袍。

上文所述天子六冕都有相应的衣裳，大裘冕服，中服皮裘，外表以袞，实际上也是袞冕之服。古代以狐裘为贵，《诗·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豳风·七月》：“取彼狐狸，为公子裘”，都是明证。古人衣裘，毛皆向外，所以黄色狐皮才可外见，但大裘冕用羔裘，用于祭天，示天下以俭朴。士大夫多用虎、狼、熊、黑之皮为裘，《礼记·玉藻》：“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这是在车上御者与戎右的法定服装；《诗·小雅·大东》：“舟人之子，熊黑是裘”，它与“私人之子，百僚是试”相对比诉说劳逸不均，可见舟人乃社会上层人物。庶人多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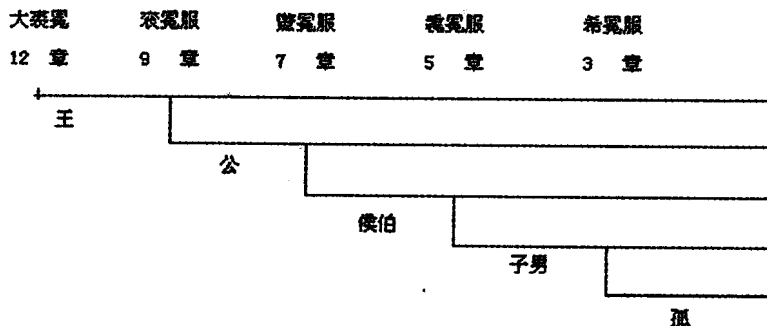
犬羊之裘，所以《礼记·玉藻》：“犬羊之裘，不文饰也”。贵族之裘，其外皆有表衣，不同之裘又有不同的表衣与之相配，《礼记·玉藻》记诸侯之裘：“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玄绀衣以裼之；麋裘，绞衣以裼之；羔裘，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裘之。”

大裘冕以下六种祭服皆有文章以示等差，大裘冕衣裳十二章，其余递减二章。衣裳之有文章，《书·皋陶谟》把它追溯到尧舜之世，舜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关于十二章自来颇多歧说，约而言之，日是太阳，月是月亮，星辰是星宿，山是高山，龙是灵物，华虫是雉，以上衣六章，彩绘而成；宗彝是祭器，藻是水草，火是火焰，粉米是百谷，黼、黻是黑白相间的花纹，以上裳六章，剪缁刺绣而成。十二章大体是一些天地万物的象征，尧舜时代，社会等级划分已经出现，部落的首长已经有可能用服章体现他的权威，到了周代，公侯伯子男五等，卿大夫士从王章递减下来以为各级贵族的服章，来表示上下臣属关系。以服章之多寡区别尊卑上下可能来自远古纹身的习惯，《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人“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等到人们制作了衣服，体纹隐而不显，势必要把体纹移植到衣服上来。

周代王后也有吉服六套，它们是褙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褱）衣、缘（祿）衣，素纱（《周礼·内司服》）。素纱是衣里，通于众服。古代妇人无外事，不参与王祭天地山川的典礼，所以祭服只有褙、揄、阙三狄，与王献祭宗庙时服用，鞠衣色黄，是每年三月帅宫人亲蚕之服，展衣是见王、会宾客之服，祿衣是燕居之服。“褙”即“翬”的别体，翬是雉，揄狄、阙狄之狄，又作翟，翟也是雉，所以三狄之衣都是因画雉于上而得名，三狄以雉为文章或与远古时服用鸟羽有关，《礼记·礼运》就说

“昔者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其形象或与美洲印第安人酋长的羽衣相似，当人类绩丝麻为布帛，便改为画羽了。狄衣不仅王后服用，诸侯卿大夫之妻也穿此服，《诗·邶风·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嗟兮嗟兮，其之展也”，就是贵族妇女衣狄、衣展而光灿照人的写照。

周代诸侯五等、诸臣五等的命服，据《周礼·司服》记载，略如下图：



诸侯夫人之服皆以其夫之等为差。士服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爵弁服玄衣配纁裳（赤黄），缙带，鞅鞶；皮弁服上下通白，缙带，素鞶；玄端服配玄裳、黄裳或杂裳，缙带，爵鞶。

三代贵族家居的燕服叫“深衣”，《礼记》有《深衣》一篇专述深衣之制，此衣上下相连，不殊衣裳，如后世长袍。衣长要“短毋（无）见肤，长毋（无）被土”，大体与脚面相齐。衣身由十二幅布裁成，上下接缝如绳之直，“曲袷（方领）如矩”，下边水平。袖洞较大，其中可以运肘，两袖颇长，过手部分反屈回来达于肘部。领口、衽旁、袖口、下摆皆镶边，领部镶边宽2寸，其余各宽1.5寸。系带要“下毋（无）压髀，上毋（无）压脇”，当腰无骨之处。儒者盛赞深衣，认为它是既经济又实用且具贤人之德的服装。